



2013 年的初秋，当警察邓军第一次进入博社村时，眼前每幅景象，都让他觉得无比魔幻。

潮热海风，吹来化学制品的刺鼻气味，发电机嘈杂声响下，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冰毒。塑料桶、残渣随地乱丢一气，旁边砖墙上挂着红色条幅，赫然写着「禁止倾倒制毒垃圾」。

不远处蔡家祠堂，前面戏台唱得火热，后面祠堂香火旺盛，不少村民赶来祭祖时，扛起大包货真价实的人民币，投进火盆里当冥币烧。门口停放的电动三轮车，装载着数桶制毒所需的麻黄素，以及 2 把 AK47 和手榴弹一箱。司机拜完祖先，见到邻里乡亲，不忘满脸堆笑热情寒暄。

邓军不敢想象，在如今的法治社会中，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，一个沿海村庄里，藏匿了 18 个特大制毒团伙，77 家制毒工厂，280 名毒枭。村中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制毒贩毒就是这里发家致富的良方。

一克冰毒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、狂躁中杀死身边至亲。

十克冰毒可以让人兴奋过度、瞬间脑死亡。

而在博社村，三吨冰毒，不过是一周的产量。

看着又一大批冰毒被装进麻袋，码上货车发往全国各地，即将毁灭数百万个家庭，邓军心里疑惑：

「制贩毒是要被杀头的生意，到底是什么，能让博社村成为法外之地，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一切？」



1、冰毒王国

邓军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他做混混会这么顺利，像天生就应该做混混一样。从警校出来十年，他混成县城毒贩二哥，在两家迪厅，和十几家 KTV 里兜售冰毒。平常脑门上顶着一道长疤，随便去哪儿，身边都要跟着两三马仔。要不是上司老林给他指派任务，邓军都差点儿忘了，自己还是个警察。

「鹏仔最近麻黄草供货渠道断了，村里急缺制毒原料，这是你十年来，进入博社村最好机会！」

卧底生涯，邓军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通过陆丰贩毒圈，打进博社村制毒产业链。

可现在机会摆在面前，面对老林指令，邓军犹豫了。他卧底十年，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，变成陆丰贩毒圈，饱经风霜的老大哥。虽然在毒贩和混混眼中，他纸醉金迷，风光无两，但邓军却愈发讨厌现在生活。

年轻时，作为缉毒警，他期待像无数电影里的警察一样，手刃毒贩维护正义。但现在，人生即将步入中年，却亲手卖出无数冰毒，让更多人堕入深渊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，让他总想放弃目前的一切。

老林说完任务，请辞的话卡在邓军嗓子眼里，不知如何说出口。直到挂上电话才后悔，自己又在不情愿中，接受了任务。

当晚，邓军订了家 KTV，邀上鹏仔，一直嗨到半夜。鹏仔是博社村三号人物亲侄子，因为这个身份，邓军在十年前斗殴中，用脑门帮他挡了酒瓶，虽留了一道长疤，但却被鹏仔视为过命的兄弟，这给自己卧底工作，带来不少方便。

鹏仔一扎啤酒下肚，吸了一克冰，迷迷糊糊正说着胡话，当邓军提及去博社村谈生意时，鹏仔赶紧摇手：

「哥，不是弟弟不卖面子，说了多少回了，去我们村做生意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得姓蔡！只要生在博社村，姓蔡，甭管是五六岁小孩，还是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，想制毒贩毒随时都行。可要是不姓蔡，在村口把头磕烂都没人理你。」

「规矩我懂，可我福建有个亲戚，偷偷种了一大片麻黄草，价格便宜，你看能不能给个方便？」

鹏仔听到这话，瞬间来了精神。麻黄草是国家严格管制的制毒原料，自己老供货商断了，新的着实难找。以至于现在村里各家制毒工厂，原材料全线告急，每天都有乡亲，堵在他家门口催。如果趁机帮这位好兄弟一把，倒也是个双赢的局面。

「你确定货源稳定？人信得过？」

在邓军拍着胸脯保证后，鹏仔松口，先让他拉一车到村里看看货。

三天后一早，邓军将一货车麻黄草，运到博社村村口。鹏仔也没闲着，对着村里几个老人，不停解释，并非自己想坏规矩，只不过现在货不好弄，要保证村里制毒正常运行，只能出此下策。

得到几个大房头老人首肯后，鹏仔赶紧指挥村民，每人开辆电三轮车，不停往村里搬！

鹏仔一边手忙脚乱卸货，一边不忘对邓军问起：

「哥，咱哥俩这么多年交情，我铁定信你，但你得保证，这些玩意出不了岔子！」

邓军随口捏造了几个亲戚，从种植收割，到检查放行，瞎吹胡侃编了半天，给鹏仔吃足了定心丸。实际上，上司老林早对他通过气，今年剿灭博社村势在必行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特事特办。这句特事特办，邓军让老林从福建，调来这一车麻黄草。

鹏仔安排三轮车，一辆接一辆将麻黄草运到村子，心情大好下，拉着邓军去家里喝酒。邓军假意推托了两次，随后便带着微型摄像头，跟着鹏仔进入博社村。



△停靠在博社村村口的麻黄草

十年来，第一次卧底博社村，邓军难掩紧张，左顾右盼看着周围一切。整个村中洋楼林立，夹杂着不少土屋瓦房和豪华祠堂，大大小小建筑建成一排，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。村内道路密集，宽度狭小逼仄，勉强能够一辆电三轮车行驶。但凡超过两层的建筑，都配有监控摄像，楼顶专人放哨。虽然鹏仔在前带路，可邓军身后还是有村民跟着，不断汇报情况。

随着道路七转八拐，像是走完了一张蜘蛛网，邓军才终于到了鹏仔家洋房。随便从冰箱拿出俩菜，两人推杯换盏，从上午一直喝到傍晚。期间，鹏仔 1 岁的儿子，不停围着两人爬来爬去，鹏仔将儿子抱入怀中，倒出一克自制冰毒，本想邀邓军品尝，被严词拒绝后，

竟当着孩子的面，自顾着溜了起来。第一次卧底行动即将成功，邓军长松口气，突然听到门外有村民大喊：

「鹏仔快出来！有警察踩点来了！」

邓军心里一紧，手中酒杯差点掉落，找机会摸了摸身上的微型摄像头。见鹏仔表情阴晴不定，已站起身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。

「这么快就暴露了？」

邓军想要掩饰，没想到鹏仔拦在邓军前，歉然道：

「哥，村里进来警察，我得出去管管，今天的酒只能喝到这了。」

邓军一脸茫然，等鹏仔推开门，见路上村民三五成群，拿着各种家伙急速奔走，口中骂骂咧咧，誓言要将警察腿打断时。邓军才明白，恐怕老林安排的其他线人，已经暴露。

此时蔡家祠堂前广场，数千人围聚着，村里选了 20 多个精壮小伙，将一男子围住，不停拳打脚踢。

祠堂门口，村支书一袭黑衣，站在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中间，木然看着这一切。

「这家伙是公安局派来的侦查员，这要是把村里生意搅黄了，一村人不得喝西北风去！」

鹏仔咬紧后牙槽怒斥着，其余村民也是青筋暴起，要不是村支书刚立下规矩，只允许上 20 人，恐怕现在人人都要凑过去踢上几脚，以泄心中怨气。邓军看着爆发群体兽性的村民，问道：

「你们是怎么知道，他是警察派来的？」

「这还不简单，警察里面就有咱们的人！不管是突击检查，还是秘密侦查，我们事前全都知道，冰毒生意博社村干了这么多年，这两把刷子绝对是有的！」

邓军陷入沉默，鹏仔却满是骄傲，拍着他肩膀又安慰道：

「警察也好，法律也罢，在博社根本不叫事！跟我们做生意，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！」

殴打足足持续二十多分钟，村支书对身边老者悄悄说了句话，便转身返回祠堂。20 多个壮小伙，见村支书离开，随即停止殴打，抬起血肉模糊的侦查员，合力扔到村外臭水沟。

老者对着村民喊着：「书记说了，大伙都别看了，赶紧回吧！」

刚才还如豺狼虎豹，对警察和法律嗤之以鼻的村民们，听到这话就像接到圣旨，很快散去，不敢逗留。邓军担心自身安危之余，也不禁感叹，自己在县里卧底十年，每天听闻的消息，全绕不开这个冰毒大鳄，中国制毒第一村的村支书——蔡东家。

可这个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能跳脱出法律之外，将一个村子，完全打造成自己的冰毒王国？



△博社村全貌

2、博社村民

当晚，邓军回到家中辗转反侧，那个血肉模糊的侦查员，频繁在脑子里出现，让他越想越烦躁。

焦虑中打开手机，又看到新闻：云南某缉毒警执行任务期间，被女儿当街认出，只因叫了声爸爸，全家第二天被毒贩灭门.....

当邓军情绪烦躁至极点，正好接到老林打来的电话。

说完事情起因经过，老林也交了实底，他早就知道警方队伍里，有人给博社村通气，可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。虽然现在卧底任务，有随时暴露的危险，但剿灭毒村势在必行，必须得有人，打好这个前哨站。

邓军心里明白，目前唯一办法，就是尽快摸清博社村底细，赶在身份暴露之前，将这毒村一窝端了。可理想固然美好，博社村作为多年禁毒顽疾，不仅具备与警方丰富斗争经验，还兼有警方内部情报、村民上下一心、易守难攻的堡垒村布局。想瓦解这个毒品帝国，仅凭自己一人之力，绝对是痴人说梦。

「你只负责收集证据，剩下的事，交给我来解决。」

老林的话，略微让邓军感到一丝安心。

有了第一次生意成功，此后，邓军与鹏仔在博社村往来，变得越来越频繁。

多次进出博社村，各处明岗暗哨，也逐渐对邓军放松警惕，身后不再有人跟着。每次邓军卸完货，便藏着微型摄影机，跟鹏仔派送麻黄草，借此参观了村中不少制毒工厂。

就这么到了 12 月，邓军交给老林的视频证据，已十分充足，只是每次建议派兵围剿时，总是被老林一句「时机未到，」，打发回去。

有了证据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却还不行动，邓军总在琢磨，这老林在忌惮些什么？想起那个暴露的侦查员，以及鹏仔说过，陆丰警察队伍里，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。邓军不禁对老林，产生了怀疑。

这天，邓军再次进入博社村找鹏仔，本想在谈论生意之余，旁敲侧击，打听下他们贿赂警方的消息。没想到，刚到鹏仔家洋房门口，便看到地面渗出一大滩血。

鹏仔家里，刺鼻血腥味，盖过了制毒气味，两种奇怪味道交汇在一起，差点让邓军当场呕吐在地。鹏仔母亲浑身是伤，用纱布包裹着头，坐在两具尸体中间嚎啕大哭。

左边尸体是鹏仔父亲，右边尸体便是鹏仔本人，鹏仔一岁多的孩子正坐在地上，自顾吃着手，浑然不知现在发生的一切。在老太太哭声中，邓军反复听到一句，本在博社村不可能出现的话：

「毒品害人啊！毒品害人呐.....」

向围观村民打听后才知道，鹏仔在家溜冰，出现了幻觉，非说父母要杀他，提起菜刀就向老两口身上砍。等村民赶到时，鹏仔父亲已经倒在血泊，留下老太太躲在墙角瑟瑟发抖。村民见状，赶紧上前阻拦，没想鹏仔又从屋里摸出一把枪，大喊所有人都要害他！

就这么，在毒枭扎堆的博社村，鹏仔枪里子弹还没打出来，就被村民给结果了。

鹏仔母亲反复念叨毒品害人，一直哭到傍晚。博社村父老乡亲视若罔闻，随便留下几句节哀顺变，便回家该煲汤煲汤，该制毒制毒。毕竟人死了事小，错过冰毒制作最佳时间，那才叫得不偿失。

人群散去，鹏仔的死，只换来了这世上两个人的惋惜，一个是他妈，另一个就是邓军。

鹏仔不仅是邓军卧底的依仗，还是他在这十年毒贩生涯里，唯一结识的朋友。现在他死了，邓军能在博社村卧底的日子，基本也宣告结束。想起身份暴露危机，随时来临，而自己离成功只差一小步，邓军心里极度烦闷。正低头往外走，鹏仔母亲将他拽住，不住磕头哭喊：

「你是鹏仔好友，求求你帮帮忙，把冰柜里的冰毒拿出来，放爷俩尸体进去，我怕第二天他俩就得烂了.....」

见鹏仔母亲抱着孙子，又哭得死去活来，邓军于心不忍。处理好尸体后，顺手拿了瓶鹏仔珍藏的酒，盘起腿，陪她聊了一夜。

在老太太哭诉中，邓军才知道，以前博社村和中国其他村子一样，家家户户靠种植和外出打工过活。但 1999 年后，村支书蔡东家带着人制毒，随后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。原本贫穷的村子，几乎一夜暴富，动辄就是几千万人民币往家搬，家家盖起洋楼，买上了豪车。鹏仔父母也忍不住诱惑，参与其中。再后来，像鹏仔这批孩子，从小就学大人制毒吸毒，毒瘾染上后戒不掉，活得不人不鬼。

话停在这，老太太又开始哭起来，后悔当初就不该贪钱，学人家制毒，也不该让鹏仔管不住自己，冰毒越抽越狠，落得个家破人亡！

「都怪我管不住自己啊！不该贪，不该贪啊！」

老太太又抓住一句话，重新反复念叨起来。邓军也不知对眼前这人，是该保持同情，还是该抱有鄙夷。只是突然想到老林，曾在自己刚当卧底时，说过的话：

「不管环境变得如何，你也一定得记住，要经得住诱惑。」

邓军无奈摇头，一夜暴富、冰毒泛滥、毒瘾成灾，在这个畸形的毒村里，谁又能经住这些唾手可得的诱惑？

3、冰毒教父

鹏仔死后，邓军和老林反复讨论，接下来卧底行动该如何进行。

老林建议，邓军已在博社村留下麻黄草贩子形象，此身份不可改变。且鉴于博社村制毒相对产业化，肯定会有新人替代鹏仔位置，继续负责麻黄草收购。邓军接下来的任务，就是想办法，和新负责人搭上关系。

而据情报，这个人选决议，会在鹏仔出殡那天宣布。

就这么，在鹏仔和他爸在出殡当天，邓军再次混进博社村。此时，父子俩已双双变成木牌子，被隆重摆进蔡家祠堂。灵堂中，鹏仔母亲抱着孙子，完全丢了魂，像一根干枯的朽木，干巴巴坐在两口棺材边，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。反倒是村民们站在那呼天抢地，哭得有模有样。大多人口中，念叨着如英年早逝，死得冤枉等词汇。哭最凶的人，更是刚抹完泪，转头就问今天冰毒市场行情。

祠堂外鼓照敲，戏照唱，还是不少人为充面子，扛着人民币，投进火盆当纸钱烧。

丧礼过半，邓军正闷头吃着席上酒菜。一阵嘈杂后，村民立即停下碗筷，有几个老者压低声音说着：

「东家来了！」

邓军看到，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，正缓步走进灵堂，规规矩矩鞠下三次躬后，便向着席间人群问道：

「卖鹏仔麻黄草的朋友，今天来了吗？」

在一股强烈压迫感下，邓军被人带进蔡家祠堂。负责人交接仪式相对简单，在蔡东家介绍完新负责人后，邓军与他相互留电话递名片，毕竟在博社村，毒品都是明面上的生意。

等到蔡东家示意离开，邓军才敢松口气，刚要迈出祠堂大门，蔡东家却把手搭在他肩头：

「连缉毒大队的麻黄草都能搞来，看来你在陆丰，确实混得不错。」

邓军面容瞬间僵硬，全身上下所有寒毛都站了起来。第一次卖给鹏仔的麻黄草，的确是从老林那运来的，可这事完全保密，除老林外就只有自己知道.....

「难道老林真被腐化了？」

邓军虽心中嘀咕，但面上对蔡东家的话，一口否决，强行解释了半天。

蔡东家听完也不多追问，拍了拍邓军肩膀，笑道：

「鹏仔年轻，好骗，可不代表博社村的人都是傻子。你以为当了十年混混，就能藏住身份？」

蔡东家强大压制力，让邓军逐渐放弃抵抗。他不敢想象今天结局，只能紧闭双眼，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。

过了大约半分钟，蔡东家让两个人，抱进来一个大纸箱。

「过去看看。」

在蔡东家指示下，邓军胆战心惊，打开纸箱，见里面塞满一摞摞崭新钞票。

「我给你两条路，第一条是死路，你还是当你的警察卧底，跟我们作对；第二条是活路，拿着这笔钱，继续做麻黄草生意，但是交给警方什么证据，就得我来定。」

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。邓军选了钱，并答应以后听蔡东家的话，但脑中想的，全是鹏仔因吸毒惨死的画面；此刻，他比谁都笃定，如果毒贩不除，未来不知要有多少家庭，会再次经历这样的惨案。

邓军成了个被控制的卧底，但也因此，被彻底捆绑到另一条利益链，那个笼罩博社村上空，撑开庞大黑色保护伞的人们，渐渐浮现在他面前。

4、保护伞

和蔡东家多次接触后，邓军愈发发现，蔡东家太自信了，甚至十分狂妄。他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更相信钱的能力，在蔡东家认知里，邓军肯定和其他人一样，只要不断给钱，就一定会死心塌地为他卖命。

正是这份疏漏，给了邓军得以深入调查的机会。当村中制毒证据，已经近乎摸排完毕时，邓军将调查方向，对准了毒村保护伞。

汕尾市公安局局长马伟灵、

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、

陆丰市公安局局长陈宇、

包括县公安局、镇派出所，汕尾、陆丰两级党政机关，先后近 100 名工作人员，当名单出现在邓军眼前时，一时让他难以接受。

这之中，有他的老上司，也有他的前同事。邓军感叹，难怪自己身份，会被如此迅速发现。现在看来，十年卧底生涯里，唯有老林，才是唯一可信任的人。

邓军再次与老林密会，将自己得知情况全盘说出，并绘制的博社村地图，共标注了 77 个制毒窝点。临分别时，邓军依然劝说老林，赶紧展开收网行动，将自己从毒村解救出去。

可老林仍摇头称：

「想要收拾毒贩，必须首先将村支书蔡东家抓捕，只有这样，博社村的毒根，才能被彻底清除。」

老林让邓军继续沉住气，特别留意蔡东家的动向，如发现有出村计划，要立即想办法与他联系。

以往提出收网建议，老林总是大谈时机不到，而现在给出如此明确的任务，不用说，邓军心里也明白，一直以来，他等待的时机，终于要到了。

12 月 28 日晚，邓军观察到蔡东家坐上私家车，准备出村，多方打听下才知道，蔡东家的堂弟，整个博社村第三号人物——蔡良火，被扣押在惠州公安局。作为村民们最仰仗力量，蔡东家准备拿钱他出面捞人。

邓军赶紧将此消息报给老林，老林也不敢怠慢，立即组织人手，前往惠州，实施抓捕。

5、雷霆行动

在酒店，蔡东家还在计划着行贿方法，却先被老林带队闯入房间，将其缉拿归案。

蔡东家落网，收网博社村的计划，已势在必行。

老林通知邓军，今夜凌晨 3 点时，在博社村门口待命。邓军激动不已，提前落位等待。当时间接近三点，原本沉寂的马路上，警车车队缓缓出现，长度绵延数里，如一条无尾的神龙，不断向博士村涌来。车辆停靠后，3000 余名武警官兵，从车中鱼贯而出，排列出整齐纵队，被分成 109 个抓捕小组，等待发号施令。

看着面前举起钢枪的庞大部队，邓军正暗自诧异，老林再次回到他身边，塞给了一张地图，并布置下最终任务：

「邓军，你作为向导，带领十一队抓捕小组，突击地图标注的十一处地点，记住，速度要快。」

邓军敬礼领命，快速跑到队伍前方，才发现有九个似曾相识的人，已各自准备就绪。

十个人互相看着对方，均觉不可思议。他们隐藏在博社村中，有人是村里修洋房的瓦匠，有人是常来捡破烂的大爷，也有是村里常驻的拾荒者……他们把名字藏在绝密档案中，带着新身份混迹在博社多年，直到今天，才互相知晓对方是卧底和侦查员。

当指挥中心宣布行动开始时，十名侦查员，带领着 109 个抓捕小组，3000 名武警战士，趁夜潜入村中。走过蜿蜒曲绕，却无比熟悉的道路，准确到达各个任务地点。

邓军每经过一处，便将一组小队留下，赶紧带其他人，到下一处任务地点。行动持续半小时，他所带领的十一组，已全部进入目标。邓军正大口喘着气，紧张等待行动结果，村内漆黑夜空中，两束强光突然照下，两架直升机压至博社村上空盘旋，播放着「放弃抵抗，立即投降」的广播。

天上的声音和地面的行动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一早，才陆续结束。

就像村民们曾经的暴富速度，整个博社村制毒产业，也在一夜间覆灭。同时，笼罩在罪恶头上的保护伞，也被连根拔起。汕尾、陆丰两级党政机关，先后近 100 名工作人员，因包庇制贩毒人员被依法查处。

由此一役，中国制毒第一村，算是彻底倒了。

6、天下无毒

2014 年 7 月 4 日，距离制毒村覆灭半年后，在无数铁证面前，蔡东家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。

他将所有犯罪事实如实说出，配合警方再次来到博社村，指认犯罪地点。

曾经叱咤风云的冰毒教父，身着一袭囚衣，再次来到蔡家祠堂前广场，在武警扣押，及众多村民注视下，走过他来时的路。第一次制毒的空地，第一处盖起的洋房，最后到达一处还未完工的顶级豪宅前，配合警方拍摄照片。

村民纷纷围聚，不多久，便来了数千人。看着同村一张张熟悉的脸，蔡东家再无法掩盖情绪，眼里突然涌出泪水，滴落在这片土地。

如同野兽般的悲鸣，响彻博社村上空，等待他的，只有他曾瞧不起的法律，给出的最终判决。

2019年1月17日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，对蔡东家执行死刑。同样没逃过死神的，还有他曾经21位同乡。

当邓军再次来到博社村时，情况已大有不同。余下的村民们，陆续开始了新生活，村里建立了不少禁毒宣传措施，孩子们在学校，宣读着毒品危害。

唯有那座豪华的蔡家祠堂，依然杵立在此处，回溯着他们的后世骨肉，当年所做的一切。

当极致的金钱诱惑，变得唾手可得时，造就了蔡东家和全村毒贩的疯狂。

当职权带来的便利，可以置换巨额利益时，有些执法者选择臣服诱惑，从而变成恶魔的帮凶。

当不愿面对现实，只求沉醉片刻爽感，而选择打开毒品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，毒品诱惑，只会带他们走向更加无尽深渊。

而在这个世界中，蕴藏着无数诱惑，谁又能说清，有些看似唾手可得的诱惑背后，又隐藏了什么代价？

邓军想到这些，不禁长叹口气。他走到博社村集市，人流亦如以前熙攘。蔬菜瓜果琳琅满目，炸海鱼的香味更是绵延了数十米，只是在人群中，有个疯婆子，着实更引他注目。

邓军只觉得眼熟，离近才认出，她竟是鹏仔的母亲。此刻她一会哭，一会笑，手里领着个小男孩，嘴中不知念叨着什么，再仔细听去，像是在说着，一段并不顺口的顺口溜：

「制贩毒，不归路，祸害社会不可恕。

.....

法理不容人头掉，断子绝孙死翘翘。」